

不能忘卻的紀念， 「她們的」一九四九！

專欄編輯／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

| 編按

1949，對台海兩岸而言，是一個意義截然不同的數字；當時光之流悄然走過一甲子，過往不共戴天的勢不兩立，已然演繹為另一番曖昧錯綜的糾葛情結。歷史，以弔詭幽微的姿態，見證了變幻莫測、昨是今非的權力更迭與人類命運。

2009，正當對岸的中國歡聲雷動地慶祝建國六十周年之際，海峽這一端的台灣，則有許多文人、學者，選擇以靜默的文字書寫，為這段恩怨情仇留下一點不朽的痕跡。反映在出版市場上，就成為諸多以「一九四九」為名、散見於各大書店或暢銷排行榜名單裡的著作。

過去人們總喜歡說，所謂「歷史」，無非「男人的故事」（HISTORY）；意思是，歷史的書寫和詮釋，從來由掌握發言權的男性擔綱，而男性眼中所見，自然也多半是以男性為中心所織就的「大世界」。不過，在台灣這一波「一九四九」書寫熱潮中，卻令人驚艷地出現了幾個打破「歷史」=「他的故事」公式的特例——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齊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、作家龍應台女士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、以及資深媒體人張典婉女士的《太平輪一九四九》。這三本出自女性手筆的一九四九之書，無論是描摹自身的生命歷程、戰火動盪中的點滴記憶，或是遭逢劫難後的滄桑餘生，皆捨棄了一般史書撰述習以帝王將相為主軸的思維，聚焦於眾多被壓縮在歷史長河底層的默默無名者；透過熱情的心眼、冷靜的文字，她們用女性獨有的慧心與細膩，訴說一個又一個長期被遮蔽或行將被遺忘的一九四九故事，鋪展出一幅不同於男性觀點的歷史圖像，也為這段冰封肅殺的歲月補綴了生命的厚度與溫度。

本期「女聲專欄」，特別委請前北一女中歷史教師沈育美以女性歷史研究者的身分，分析評述《巨流河》與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中「女性書寫觀點」的呈現與特出之處。同時，透過與《太平輪一九四九》作者張典婉女士的訪談，為讀者揭露一位女性創作者如何以平易內斂的手法完成一部「獻給一個時代」的著作的心路歷程。✎